

教授罗恒

长篇小说

JIAOSHOU LUOHENG

龙午 /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教授罗恒

龙午 / 著



B1263048

春风文艺出版社

©龙午 200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授罗恒/龙午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3. 5
ISBN 7-5313-2569-1

I. 教… II. 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3625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23284401

E-mail: chunfeng@vip.163.com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40mm×203mm

印张: 14.5 插页: 2

字数: 330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韩忠良

责任校对: 张玉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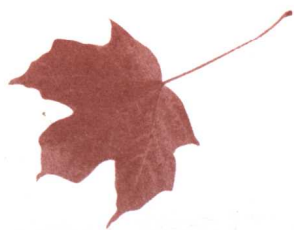
封面设计: 耿志远

版式设计: 东科设计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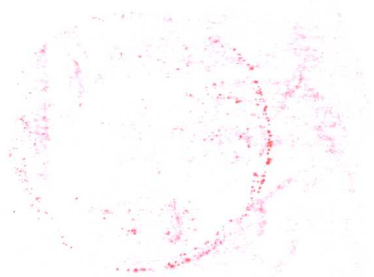
定价: 22.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JIAOSHOU LUOHENG



目 录

引子.....	1
1 初入学府	4
2 舞场风情	8
3 走马观花.....	13
4 闭灯晚会.....	16
5 实迷途其未远.....	24
6 班里有个于明兰.....	32
7 教学相长.....	37
8 初恋.....	41
9 劳燕分飞.....	53
10 留校当助教	65
11 “破案”	68
12 惹事儿的肖艳	86
13 “你是在拿我和她比!”	99
14 弄巧成拙.....	107
15 初到穷山沟.....	111
16 肖艳寄来个邮包.....	119
17 民食为本.....	124

18	枪走火了!	129
19	雁去鱼来	133
20	肖艳有了新舞伴	136
21	“我对我老婆总恨不起来。”	139
22	祸福相倚	142
23	肖艳辞新迎旧	150
24	意乱如麻	156
25	肖艳变心了	159
26	行军三百里	163
27	这个清丽可人的女孩是谁呢?	168
28	“这就叫脚踩两只船!”	176
29	老乔搭桥	185
30	“你妹妹长得挺像……”	191
31	一纸调令	202
32	新婚燕尔	210
33	出国当教师	225
34	久别胜新婚	233
35	夫妻换防	240
36	“谁让你教授呢?”	251
37	做客牧民家	255
38	抢险	260
39	转忧为喜	268
40	惊天动地	272
41	祸不单行	279
42	好事成双	286
43	赴欧洲做访问学者	290
44	“你这趟洋没白留。”	300

45	小乔说他是傻瓜	310
46	晋升副教授	314
47	举子众生相	318
48	系副主任他乡殉职	326
49	罗恒受命补缺	334
50	校企联手	342
51	“酒壮英雄胆”	347
52	探望同窗	353
53	冷战升级	356
54	邂逅肖艳	367
55	事难两全	377
56	访问日本	386
57	谁该升教授	394
58	“作弊”千夫指	400
59	又见谢秋怡	408
60	给初恋情人送行	427
61	在北美见到中国留学生	433
62	学生当了总经理	440
63	怎么改成酒楼了?	447
64	满志未酬	455

引 子

罗恒少不更事就想当教授。他小学毕业被保送到县中。在一次途中，迎面路遇昔日的班主任，他驻步鞠躬过后，恩师按了按他的肩，深沉地说了句：“你会有发展的。将来能当个教授，或者博士。”他从此便惦记上了这件事。

他当时搞不清教授和博士之间的区别与关联。他知道战士、护士，不久又听说有医士，级别比医师低，觉得还是教授比博士好些。后来获悉进士离状元已是不远，随之晓得了院士很了不得！则领悟到对博士也不能小瞧。

县城里没教授。他第一次见到教授是在上大学的全系迎新大会上。系主任、系副主任，忽然见到了好几位，令他眼界大开。从此，他就几乎天天都能见着教授。他相信这不是吹牛，只是说不清人家的尊姓大名。

不仅局限于谋面，还能在课间给教授擦黑板，礼貌地和教授搭句话，或请教个疑问，便进展为与教授面对面地交谈。他备感兴奋，更坚定了要当教授的信念。

数年后，一场浩劫把他的教授梦击得粉碎。他庆幸自己还远没争得这顶桂冠。他崇敬的偶像们无一幸免地落难了。教授二字迅即变得声名狼藉。人们渐次明了，即便有谁想当也当不成了！

回黄转绿。世事变迁。教授重新闪光了，有的还进入了重要领导岗位。

当这个耀眼的高级职称终于赏赐于他，他已经五十出头。这光环里包含着太多的苦涩。回首往事，沧海桑田，他非但高兴不起来，反而有些泪盈双目。那位小学班主任也未能等到门生发迹就归天了。

教授夫人总该欢喜。不仅名声响亮，还有工资住房等多方实惠，却未见其笑逐颜开。她觉得危机从此又向她逼近了一步。

夫妻间的冷战时伏时起。如今他混上教授了，和自己这小实验员岂不就差距更大的吗？想到气头上她甚至认为这姓罗的压根儿就不是块好饼，他处过好几个女朋友，一直捂着盖着，从未坦白交待！如今不在眼前的还算罢了，可那个叫谢秋怡的一直住在这个院儿里，他俩能不鼠窃狗偷？这如何得了！他爬的越高，她这块心病就越重。

罗恒称得上才子，但算不上风流情种，他只是太不顺利。常言道事不过三，他先后处了三个对象，屡战屡败，还落下个品行不端的阴影。

他本不想如此。他打心眼儿里羡慕和第一个恋人喜结良缘而相伴终身那类典范。婚前省时省劲，婚后省事省心，前后都免去许多麻烦。他承认和排号第二的肖艳及第三的小谢处理失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和初恋的小于，不但他没过错，小于也没过错。如能初战告捷，哪还会有其后接二连三的败笔呢？他觉得委屈含冤，只是无处评说。

过了而立之年，他仍形孤影只。有人帮他总结出反面经验之一是那三位乃清一色的大学生，难摆弄哩！他觉得不无道理，坦言不要求同等学历。他有些气浮意急，只盼等来最后一役决战，大有只准成功不许言败之气魄！

承蒙上苍怜悯他降格以求，小乔除了没念过大学，其余非但可与各婚前好友媲美，贤惠一款甚或超出群芳。他终于当上了幸福的新郎官，领略了好长一段回味无穷的温馨与甜蜜。

激情岂能经久不衰？万事如意不过是吉祥顺耳的谎话。平淡下来，冷静过后，相互都恍然发现对方原来还有如此可气可恼之处！每每交锋之余，罗某便不由自主地萌生出种种遐思，要是和另一个，她也会如此这般吗？

他暗暗告诫自己，在这档事上怀旧无异于罪过，却总又挥之不去。远处的还好说，小谢就在眼前晃，动不动就像受到她的心灵感应。

.....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罗恒和脚前脚后的一应同仁没能当上博士，但他却在晋升教授之后而当上了博士生导师。他那位九泉之下的小学班主任足以安息了。

博士生导师罗恒教授又被加封了系教学主任的官职，意味着仕途上又多了一道前程。

他能一路走好吗？

1 初入学府

金秋时节，车站广场上一面面校旗在阳光下显得鲜艳耀眼。学子们感念亲人的厚望，心浮各式各样天真烂漫的遐想，从地北天南来到这座省城，手持录取通知书坐上了迎接的校车，一路开进学府。

安顿之余，新生们都急不可待地要在校园里观光一番。先看看教学楼、图书馆，再认认商店、邮局、电影院。这些都有必要在第一封家书里加以介绍。

身临其境了，相互间自会抒发些感触。

“这院儿可够大的，从西到东两站地呢！”

“听说旁边那公园原先还算学校的地盘儿。”

“我去了。公园有个门和学校通着，不收咱们门票。到处都是柳青地绿，不少人在湖边钓鱼，在湖里划船。还有个挺大的花房，正在办花展。”

“再好也比不了人家清华、北大。”

“那是当然。不过，在省里部里还都称得上名列前茅。”

罗恒没插话，只向室友们憨笑了一下。他刚到，恐怕尚未弄清学校的东南西北，谅他也谈不出什么感想。他来自湘西，路途较远，又为了省钱买的是慢车票。

先来的有选择余地，最后给他剩个挨着门的上铺。这类事都讲先来后到，没什么可说的。几位师兄弟却像有点不太坦然，因瞧着他那捆行李有些过于单薄，可见他还不晓得这里的冬天有多冷。

他们悄悄观察他的情绪，倒丝毫没见他有什么不高兴。

学校多大他没急于考察，对床位也没怎么在意。要说心里有点时隐时现的思虑，还是高考录取。他第一志愿填的是清华，自我感觉考的还可以，但没进去。他被录取的是第二志愿。

他在班里没被任命上任何角色，纯粹的白丁。这与他的家庭出身有关。但看他那极普通的一身行头加之寒酸的铺盖，又和资本家子弟联系不起来。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军训，他开始沿着教室、阅览室、寝室这“三点一线”默默地往返，日复一日，平淡得无精彩可言。

转眼到了期末，罗恒的成绩在班里冒了尖儿，相形之下引出众人对他的关注。

罗恒的个头儿中上等，体型适中，五官也端正。只因班里的男性已超过九成，他们对罗恒的相貌从未产生过什么兴趣，连同屋的师兄弟在他脸上也没怎么尽过心。班里就三个女生，又都很腼腆，即便心里有点什么评价也不会出口议论。

人们重新对他进行观察之后，才注意到他眼镜后面那对眸子显得炯炯有神，一双剑眉可谓浓密。上述特征容易让人联想到坚毅这个词来，他考的高分就有了合情入理的解释。

“觉察没？这小子起床、洗脸、吃饭、走道，都比咱们快！”

“瞧那额头没？那叫天庭饱满！据说这号人都聪明。”

混在男人堆里的罗恒，由不大惹人注目转而比较受重视，已是很大的变化。同性们称道的主要是他的学业和性格，对其仪表并未多加赞美，也没肯进一步联想到英俊这个词上来。后来的情

况表明，异性给他打的分远比同性高得多。他在女人眼光里显得挺有人缘。

不能说鉴赏能力因性别而分高低，也就弄不清是男人看男人更客观呢，还是女人看男人才看得更准？

似乎男人看男人更为可信。因彼此深知构造组成没什么不同，这便是看透了本质。但女人却讥笑男人根本看不懂什么叫阳刚之美！

寝室里七兄弟。罗恒和单崇明上下床，俩人挺要好。论天资，小单比罗恒更胜一筹。小单长的挺招人喜欢，说话先带笑。他知道的不少，饭后寝前常能听到他绘声绘色的言谈。他读过中外许多小说，也喜好天文地理。能说出不少国家的风土人情，能告诉你鳄鱼如何扑食，海龟怎样下蛋，还能满有风趣地讲出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婚姻方面的习俗……

罗恒叫过真儿，“你说的这些都可可靠吗？”这有点刺伤了小单的自尊心，他从躺着的床上坐了起来，睁大眼睛说：“当然可靠。我全是从书上看来的！”他说念中学的时候是市图书馆的常客，带上两个窝头，整整一个星期天都泡在那儿。有一次骑爸爸的自行车去的，简直让书中的情景迷住了，边回味边步行回了家，经爸爸一问，才赶忙大老远地跑回去找车。

寝室长于文忠好和这个小老弟开玩笑，说将来我有闺女可不能嫁给你。旁边的小刘凑趣问为什么，于文忠就说怕他给我弄丢了。小单说你室长还占便宜骂人你等着瞧。

小单是个机灵鬼。他花在复习功课上的时间不多。下午他常光临球场，两手插在裤兜里看人家赛球。称不上球迷，只感到时间过多。至于预约电影票，文娱委员不用问就给他登记上，不管中外新旧，叫电影就看。他学得挺轻松，科科考试交头卷。他说答完了就不愿意在那坐着了。虽然大多拿不到满分，但也不出大

错，丢胳膊落腿的事自是常有。当老师的好有这毛病，对交头卷的学生有点偏爱。也有的老师为了让他吸取点教训就狠扣了他的分。每当卷子发下来，少扣的没见他欢喜，多扣的没见他怄气，草草看上一眼，随便往哪一塞就算了事。

最让人折服的是画法几何。别人拿着模型翻来覆去地琢磨，还是画不准哪是实线哪是虚线。他光凭课堂听，也没见他怎么复习，却得了个百分。小刘就叫他“善聪明”。

罗恒也欣赏小单，遇到难题偶尔找小单“赐教”。小单对罗恒也蛮不错，难得人家那份刻苦。而且还挺虚心！

不久之后，他们闹了点分歧。

2 舞场风情

星期六晚上，罗恒经常去阅览室看书。小单如果没弄到电影票，就仰在床上看小说。近几个周末，小单经常出去，而且半夜才回来。

罗恒嗅觉良好。从小单那飘来两种气味，一种是鞋油，另一样是芬芳。罗恒居高临下，从分子扩散的角度属近水楼台。小单什么时候买了这双新皮鞋？随后又发现他脸盆里多了瓶雪花膏。这小伙打扮起来了！

周日早饭后，俩人都到平台上去晾衣服。罗恒问：“你那么晚才回来，上哪去了？”

“正想告诉你，光顾舞会去了。”小单笑着，挺得意。

“好像有点早。”

“我都后悔去晚了。系学生会文娱部长是我老乡， he 说是‘一年级圈外站，二年级试试看，三年级满场转’。这礼拜六你先去开开眼，我包教。”

“谢了。不想去开眼。”

“你呀，有点缺乏青年人的朝气。星期六晚上还看什么书？得有劳有逸。星期六可是‘绿色的日子’。”

“跳那个还不如读点小说。”

“生活总得丰富多彩，那么单调哪行。你还没入门儿，所以就不理解，去观阵你就开窍了。”小单指点着他，“当然在上场前也得做点准备，比方说，穿你这球鞋就不大好，这种运动摩擦力大了不行。”

罗恒知道自己并没这笔开销。

日历牌接连翻过几页，‘绿色的日子’又到了。晚饭后，小单精心地给新皮鞋又擦了一层油，然后刷牙、洗脸、换衣裤，落落大方地宣布他去参加舞会了。

罗恒没去阅览室。洗衣服，补裤子，再写封家信。

小刘忽然提议说：“咱们也去舞场！”

小赵撇撇嘴又摇摇头，“人家那是高雅娱乐，是咱们衣冠不整的人去的地方吗？”

“我没说进去跳，就是想去看看小单。”小刘说着便夺下罗恒正补了一半的裤子，连拉带扯三个人就出了门。

舞场就在大食堂。食堂的上边环绕着一圈比较宽的走廊，食堂兼会场的时候这里可以坐人听报告，兼剧场能站人看节目，兼舞场便成了俯瞰全景的看台。

拐进角门，舞曲声悠扬悦耳，围观者已是密密麻麻的上下两层。他们绕了大半圈才占据到有利地形。见整个饭厅变了样，不知从哪弄来好些两米多高的盆松，拉挂着许多彩灯、彩带，显得五光徘徊，十色陆离。吃饭的桌凳全靠边站了，舞场中一对对男女纵横交贯，又不时地旋转，罗恒看着有些眼晕。

舞台上的乐器五花八门，吹打弹拉都挺较劲，想必也够辛苦。

“瞧那儿！”小刘用手指着嚷，“看见没？小单！”

“嗨，舞伴都换成女的了！”小赵有点没想到，“他不说只和男的练习吗？”

小单跳得挺尽兴，眉开眼笑的，时而还和那个姑娘在说些什么。“他认识人家吗？”罗恒觉得挺纳闷儿。

小单那双皮鞋挺光亮。衣裤却显得平常。可能是那姑娘的服装太艳丽了，天蓝色的毛衣佩着胸花，还有条粉红的花纱巾披在肩上。罗恒不知道纱巾还有这项用场。见她和小单转圈的时候，纱巾的两角就左右飘荡。“这样不容易掉下来吗？”却一直没掉。

扫视小单的周围，个个都经过乔装打扮。有的挺面熟，吃晚饭的时候还见过，都有点不敢认了。这穿戴一变样……

罗恒想起没补完的裤子，便转身回寝室了。过了一会儿，那两个小子也回来了。小刘刚进屋就说：“得让小单坦白交待，他搂着的那个漂亮妞是谁？边跳边唠挺近乎呢。”

“你说的是哪个？”小赵问。

“怎么还哪个？我不指给你看了嘛，穿的蓝色毛衣……”

“你后来准是忙着看别的漂亮妞了，我可是一直盯着小单。人家下一场就换人了！那女生辫子可真长，还扎着个挺大的蝴蝶结。”

“看了之后，想再前进一步吗？”罗恒问小刘。

“想倒是想，只是经济基础不行。”小刘说，“我那两条裤子都有补丁，要从你借，你还正补着呢。”

“好在是自愿参加。”小赵说，“我还是那句话，你就别上那给咱土老帽儿丢人现眼了。”

转眼到了入学后的第二个冬天。小单同时收到了两张汇款单。没过几日，就见他买了条咖啡色的呢料裤子。师兄们乍一看觉得有点扎眼，说不如黑色或深蓝色的好。小单则说颜色不宜太一般化。他着重考虑的是舞会。

小单的父亲出差途中来看过他，交谈中听出家境并不太好。小单有弟弟妹妹，母亲还有病。小单的功课眼见不如从前了，作